

集部

樊川集卷六

唐　杜牧　撰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牧太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羣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往返江東舁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

得與為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乂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甚者寡矣是早進士不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耳喜其人之在世也太和九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令諫議大夫李中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某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處士

戡其謝曰某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畢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為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為孔丘以是與爾及期而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

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于孔頴達輩凡所為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恥不肯試歸晉陵陽羨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鬬諍不決不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

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寘韓乂崔壽宋祁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鄜州

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皆諱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況為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咼郎始五歲以某年月權葬於常州義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為晚交得君最厚因為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

指此與彼爲市嗚呼定臣曰德孔修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不一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

墓誌銘

君諱顗字勝之曾祖凉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

書至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草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成合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為禮部之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傑强毀嘲者賈公曰我只以杜顗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㐲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官

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太和九年夏君容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之汴三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之龍興寺丞相牛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已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為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御史支使兄牧自馮翊迎醫石生曰是狀腦脂下融名曰内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者後二

年石曰可治治不效自馮翊别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

脉如木根横去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脚内障生日脚

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

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

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

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女曰暑兒

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原鄉陵

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為六十人不夭

矣與君别止三千六百日爾况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恐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歸為覺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令既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為而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隂人也當建中四年

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為其黨源休拘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閒鄉里不足憂願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闗中公私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士岳州灞陵尉繫職於饋運閒後四遷上揚州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濵死終喪因曰污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

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黄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弘靖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苹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為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几兩拜章乞為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黄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鼈爾交阯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久置公為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訖

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捽壟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温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亹亹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為其辭是安能自為之善畫山水狀鑑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鬬訴凶吉一來決凡三十

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横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逺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强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去聲子伯子至

王霸久卧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弟心中交戰處士之居洛青門畔文駟連羈繡軒交貫危冠自喜前縈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為巳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鈎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答亦無是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人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公諱銓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考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于漢上別業岐公外殿内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兒孫二十餘人晨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為之親不以進門内家事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

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恐恥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恐恥我勞力等衣食爾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原司馬村先塋某為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多恥以農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故丘慶期孫子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顔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三分之為東西中君東眷裴在國朝名位最著曰冕艱難中定册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為堂伯祖父王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滎陽鄭某女生四男君為首生朗州為盩厔河西令道朗二州刺史公廉剛簡强於愛人凡闕百姓一毫事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廷府間前如無人然

未嘗以杖責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不變者出之為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廄騾為藍屋時役之令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君生寖染仁父之化温良柔友窮居鄠縣饑寒餘二十年未嘗出一言以慍不足司農卿裴及為邕府經畧使辟君為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其娶裴氏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銘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兎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鬬之事鎮州有儒者黄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捽草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

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酋酋然凡曰進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閒山川夷險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

長安以某年月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閒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顗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材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

而和飲罷基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惲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歲來此畫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殯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為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勲員外郎史館

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為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為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

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殺宫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王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宫木為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于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

曹師年十六次曰秜秜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以其月日葬於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
後魏太尉顋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肅宫

樊川集卷六

樊川集卷七

唐　杜牧　撰

李賀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詩歌雜為四編凡千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巳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閲

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產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𠀤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為賀才絶出前讓居數日𠀤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公

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其因不敢辭勉為賀序然其甚
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
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
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
馬不足為其勇也瓦官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
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恨怨悲
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
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

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得無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某年京兆杜牧為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

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蹶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茍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

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誦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

言之茍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吴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寛隋有楊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

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説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

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慱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𠩄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子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

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以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

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葢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葢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

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其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況有千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

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況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邪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橐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

凡同舟三千里使為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一有復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隂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

國有阿闍世王殺父主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苦偽内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利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没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

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貴富

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

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

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

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㫁佛之助一日獲

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内盡為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

紋可矣為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為具味飯之可矣飯

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瓌怪為憂無

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宫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𨷂晉几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閒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人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

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錢取民直歸于有司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

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于錢塘錢塘于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其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牋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為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游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

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爍顯工施手目髮匀肉均牙滑而無遺功者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髪孤帆白鳥點畫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官遊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迹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能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歌詩次

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日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牧太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建中時嗣曹王臯命處士王易簡為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之所為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為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

有泉鑿必湧出韓文公多與之遊太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拜于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爲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經書下爲刺史便廳事大歷十年乙卯建會昌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

南北霤相距五十六尺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同州澄城縣户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令之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户税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顔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

俗訛為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巃其趾沙石相礴歲雨如注他皆淫灧不測徼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復絶絲麻藍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户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徼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如禁司東西軍畲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畨上下互來進取挾公為首緣以一枯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

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况其養秩安禄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盤穴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為也非豪吏真工聨紐相姻戚者率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辛脫此苦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义牙交吞小山峭徑馳轂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絶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徼亦中其苦

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令此咸隳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壍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韓

晉公以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吳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輝以鋭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慼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俾者曰内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内顧捽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睢

陽太守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睢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為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

三十八城䕶天下餉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壍江淮深津横崗俻守堅險自艱難已來未甞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一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内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内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為内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

誥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
復監滑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
不久之故内侍至馬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約寛泰明
白清潔恕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無非典故暇日
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内侍舊部將校多禁兵
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
至相國竒章公下至于百姓無不道說内侍稱為賢人
此不虛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其謬為相國竒章

公幕府掌書記内侍命為廳壁記某再謝不才不足記序内侍曰掌書記為監軍使廳壁記宜也某慙惶而書時太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樊川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樊川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孔繼峯

樊川集卷八

唐　杜牧　撰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太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

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

潤帑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輂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隷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鄉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

軍横折河朔强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
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
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
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
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
拔與節鉞朝廷不别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
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去來大夫不肯受詔
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

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呴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証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

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户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為亂昭義一軍初亦欝咈及詔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師未領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强項往往誶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

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
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効命其時用兵處處
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
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
馬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
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
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
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

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强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

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壍而與之戰忽有敗衄勢驚洛師葢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君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刋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

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衹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州最勁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内土塉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墝虚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

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弦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暐大破暐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勲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積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兔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倘使北虜至今尚存沿

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難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靈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束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雖九

官事舜十人佐周較於太尉未可為叱伏以江淮賦稅
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尋
窮詢訪實知端倪夫劫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
人下不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旅嬰孩不留所
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以異色
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受蓋以茶熟之
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
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

財物亦來其間便有店肆爲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爲平人三二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漿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𡋯死易就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𡋯死與賊相拒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私茶故賊云以茶壓身始能行得言隨身有茶即人不疑是賊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

劫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内取一人屠剳心腹仰天
祭拜自邇已來頻於隣州大有劫殺沉舟滅跡者即莫
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自
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殺皆徧只有三年再
劫者無有五年獲安者一劫之後州縣靡費所由尋捉
烽火四出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讐並行追
逮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狴牢充塞四五月後炎鬱
蒸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踪跡未白殺之則贓

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濠亳徐泗汴宋州賊多刼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光州賊多刼荆襄鄂岳等道刼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江南土人相為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葢以倚淮介江兵戈之地為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落負擔之類臨時脅去分得

涓毫雄健聚嘯之徒盡不能獲為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為率一千二百人分為四十船擇少健者為之主將仍於本界江岸擬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牢為舟楫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姓率一盡絶私載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風風便同發名為一宗是桴鼓之聲千里相接私渡盡絶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

聚之輩敢議攻劫或曰制置太大不暇如此荅曰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供百萬口況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湍宛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葛伯殺餉童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其罪今長江連海羣盜如麻驟雨絶絃不可尋逐無闗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税之鄉絶寇盜劫殺之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

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有追逮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停泊灔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一利也鄉閭安堵狴犴空虛獲二利也私茶之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興窮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出彭蠡湖口領徒東

下商舩百數隨璠行止璠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某詳覩格律勑條百二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慮冀裨億萬之一無任戰汗惶懼之至某謹再拜

上門下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内治文教被權衡稱

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怛者蚓縮魚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為比往者彭城驕强頑卒數萬聯三齊舊風振天下餉道重弓東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為健黠奔馬潛敢迴顧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拜于堂下及乎下受李司徒齎食其使者風波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横徼旁搆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

馳入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語腹非或離次失伍相公氣壓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覆滅之踪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奎湧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頑獷日教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威驅恩收禮訓法東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遅迴之間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徵兵數十萬大小且百戰然後傳其壘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

議者必曰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手携暴虎貪狼化為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天下之縛祇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張教化外制四夷内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頽弛心迎志釋罔有怨嗟

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去饑人復飽流人復安內外遠近率職奉法不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相邴吉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罔不是倚國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侔三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將來福禄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某僻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強兾荅天造無任感激悃懇之至某恐懼再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科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與孫孫與子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

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已齊族矣
疆土籍口探出借物重寶仰闕輦上是以趙一揺燕一
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
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
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蹴等驟得
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
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
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

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縈太原挑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寛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禄位富貴榮顯宜驅三旋上校恩澤宜出萬

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禄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聨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懐而取之令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令黙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谿見

義而止而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脩刑政然後事事近有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曁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尙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

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苻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益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盡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

二百年向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已
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陳刺
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劒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
日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
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
何汪汪馬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馬此乃盡將軍所
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樊川集卷八

樊川集卷九

唐 杜牧 撰

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

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剌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先者莫若鉤援衝壁令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傅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删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

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乎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

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敎人之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

以備閲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

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舍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

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

吴之季扎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産子張子大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懐昭王國皆有功為氏生蔿賈孫叔敖為文薳啓彊薳子馮薳掩薳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材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

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知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

之伊吕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草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强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

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敺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凉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發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

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賛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致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禄山謫

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廵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偕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孰視朝廷希嚮强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徐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二月無帥三軍無事憲

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制専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㑹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忠剪蔡劇賊於洛師曾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冦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

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傅說命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向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倘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

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李中丞書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

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宦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默成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蒙奬飾敢以惡文連進几案特遇采録更不因人許可指教實為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别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

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為遠官適足自寛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嗜顓固不能通經于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迴顧諸生必期不辱恩奬令者志尚未泯齒髪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感激血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與人論諫書

某踈愚放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恐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旱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

畋獵愈甚諫治宫室者宫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决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謂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説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

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禄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

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
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
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令人閑居無事友朋骨
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其樂去
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
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
披閤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
處一睹閤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

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閤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其蒙閤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閤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閤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宗武宗之業窮天盡

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忻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讃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上浙西盧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事齒少意鋭舉

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效施展朋友與遊吏事取舍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携指畫一一誘教丁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某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給乞路由漢上員外七官以某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某待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員外之為階級遠干尊重欲望成郵舐筆伸紙以復踰於

三四因曰既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為文十四首編為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為之不已不至於工令以為獻無任慙惶然特為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之至某再拜

樊川集卷十

唐 杜牧 撰

上宣州崔大夫書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之沓淼沉汪澶漫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

身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榷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壍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絜絜以節義自持者顧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茍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籩筐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之無窮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羣

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
臣嘉賔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
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
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
流於歌詩也况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
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記靜言思之
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希閤下濬之益
深築之益高緘鐍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奉閤下之

德不替今日之為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也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効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投獻筆語亦蒙函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懵中為之不知矣於其事能不有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濶畧疎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巳偷苟訣諂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鋭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勢絜絜少輩之

徒也恕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况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閒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閒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閒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閒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不謬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

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為學自強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為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為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為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

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黄白黑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筭於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

以童子為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乃簽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子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日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

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既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胷臆間不以悁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投知己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其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

世知人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愬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材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聖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怨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材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

縮退避唯恐知人益深自度無可以為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甞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太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益進業可益修喧而譽之爭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迴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甞所謂喧而譽之為知己者多已顯貴未甞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

欲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飢為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為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燕享則亦榮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為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為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己愈切撫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

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為為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閤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導説其衷一開閤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懐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再拜

答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

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横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

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旨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

此固不可也茍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鏁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南指為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葢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僉克好立功名今横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况聖主揪擢豪俊考

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為郡縣今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戰之具西復凉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而不能為之復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某多病

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為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某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某自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寃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

名曰土鹽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後已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内盡恐逃亡今譬於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與作主不得非裏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即須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鏤取

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别無赴訴令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為不法況諸監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為奸欺人無語路況土鹽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奸贓之輩動而有畏

數十州土鹽商寃至破滅除江淮之太殘為侍郎之陰德以某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財貨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責某再拜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年

甚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某當縣萬户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尅期令至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户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户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夫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内稍似蘇息葢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流差遣雖有黠吏不能用情某每任刺史應是役大及

竹木瓦塼工巧之類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檢自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徧著亦帖懷中藏却巡門掠斂一徧貧者即被差來若籍在手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即不敢知以某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績效知先輩忠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及拙政以為證明豈敢自述今為治患於差役不平詩

云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比葢不平之故長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即奸胥貪冒求取此最為甚某恐懼再拜

樊川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樊川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孔繼峰

樊川集卷十一

唐　杜牧　撰

黄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册禮畢御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内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為刺史實守黄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

敕書得祭諸神因為文稱讃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嗣位勑天所付壬申年坐統大業慈明寛恩聖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喈嘐跳突千毛萬羽豹裂鵰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簠簋如寐未寤如癢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飲順氣完神奠樂工習自祖自父瑶簪繡裾千萬侍女酬以觥斚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苦皇帝

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操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宗怵慄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繫眠而食罔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稍旐旗五帝坐壇百神立坫嵬嶷肸蠁捧爵是醮海外天內戎狄蠻夷奇服異貌伏于除外

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㑹昌滅諭有罪紹功嗣德摉剔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轂溢陳囷畜繁牖大東南西北限岸畺紀無有頓悍不識災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謡詠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懋蕃曰因大赦維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饑不偷有窮有饑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肖修約束

致誠纖悉丁寧品類細偉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胾無愛牛羊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啓毛濯爵置冪不委下吏餚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及神宇蹐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止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

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止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瘥癘水旱永永止弭爾為官人勉其爾治某敬再拜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百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蓄

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莠之饑即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敢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海孝婦吏寃殺之天實寃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胡為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格天為我升

聞

又

牧為刺史凡十六日未嘗為吏不知吏道黄境蔡鄰治出武人近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除伏臘節叙牲牢雜須吏僅百輩公取於民里胥因縁侵竊十倍簡科民費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材長強為之名豪者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中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蠒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租穀之賦斗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吏良

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爲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人口非多風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拔其根矣苗去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盡日不聞人聲刺史雖愚日無縱過使有過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殺亦可也稚老孤寡指苗燃鼎將穗秀矣恐令萎死以絶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爲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爲下

人之將絶再告於神神其如何

祭木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木瓜山之神惟神聦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易卑庳變為華敞正位南面廟貌嚴整風雷雲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

襟貯雨在缶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邪不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押衙王鏶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亡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宣城忝跡賓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故薛子威邂逅釋顔如相為期放論劇

談各持是非攻強討深張矛㲉機怒或艴赫終成笑嬉於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愧我先拜章請代益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來循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忽為詠諧耳熱膽張翫聯相厥我歸墜馬一枝幾摧君來我坐側倚旁隈時聞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強箄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沉憂併忘幸會交

代沿檝若飛江山九月涼風滿衣為别幾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酋為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餘且及其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起訃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天酬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為何付與之多兮折之何暴天陽地

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漢飢反横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君子小人鼻目並列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子拍棺一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没齒盡力嗣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故吏朝

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叢深爰自稚齒即蒙顧許及在官途援挈益至會昌之改柄者為誰忿忍陰汙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中黄岡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西在孤島僻左五歳遭逢聖明牧拾寃沉誅破罪惡牧於此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

沒萬山環合才千餘家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
饑不兼食仰喑偪塞行少臥多逐者紛紛歸輈相接唯
牧遠棄其道益艱相公慳惻極力撇拔爰及作相首取
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太子絳市諜人死而復
生未足為喻旌旂西去拜於都門賢士大夫無不攀
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位大張宮室盡閉私門
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下賢彥明知所趨重德壯年衆
期在入牧牧吴興繼奉手示但休退不言疾恙訃書忽

至慟哭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相吾爲蒼生慟豈獨私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死吳洛相遠逾於三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送使者致誠奠筵伏惟尚享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於故龔秀才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夭復死之極言於前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

魂其寃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棲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曾祖綜皇任醴泉縣令

祖浩皇任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

父倕皇任檢校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師

公諱郾字廣略威儀秀偉神深氣厚即之如鑑望之如
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
年平判入等受集賢殿校書郎陜虢觀察使崔公琮顧
為賔而不樂之潔辭載幣使者數返公徐為之起且曰
不闗上聞攝職可也受署為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
縣尉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邠國太夫
人憂扶而能起人無閒言服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
事千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必留戾程

必出每懸牓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視不敢出口其宿吏逡廵縛手係舌顧措一奸不能得之凡三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斂

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令
相國奇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
學士命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
銀青光禄大夫髙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闕乞為
承簡樹德政碑内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詔學士上
曰承簡功臣胄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
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
史憲誠拜章為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内官執請亦如

前辭上曰魏北燕趙南控成臯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章乞為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為比歷歲願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抵後浮華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閤

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陜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陜之官人人必月廸俸錢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不能贍私安能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鹽酪膏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爲代之官人感悦隨治短長不忍爲欺萬國西走陜實其衝復有江淮梁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閒踐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須必應生活之具至于鉼缶匙常碎

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束炬以焚民也於是御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木絲枲之用悉為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復有詔旨支税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斂民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藉民而載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于路前政咸知計不能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獘况今遷直之計有不翅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執籌而計之北臨黄河樹倉四十間穴倉為槽下澍

于舟因隙償直不敗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挈囊橐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軨騈爭鬬願為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更口讚頌凡二年改鄂岳安黄蘄申等州觀察使囊山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比有蔡盜於是安鏁三關鄂練萬卒皆傖楚善戰浸有戰風稱為難治有往自矣公始臨之簡復伍旅脩理械用親之以文齊之以武大劒所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上下

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日即于水渚以盡殺為習雖值童耇而無捨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內必累加之盜相戒曰公法威嚴勿觸其境然後黠棄奸冒用公法也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獲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於是闔境之内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博士設生徒廩餼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軍士齊民

雲鍤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内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瑱相問遺富樂歡康肩於治古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吴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為旱因下為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強苟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第籍地沃墽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

者必代而輸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茍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苦隨以治之纔逾期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于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知生靈和自干名立朝為公卿為侯伯未嘗須

吏間汲汲牽率欲顯名欲合道而仁義忠信明智恭儉
欝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
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内外閥閲源
流清顯拔於甲族而復甲焉親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
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已來未之有
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部吏屬遍滿内
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相自惕而多畏也
自為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自耀門親戚舊故周給衣

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為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為名人居室卑庳不設步廊賓至值雨長簷躡屐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陜或東巡經月不鞭一人至于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為代之著為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為其為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貫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曰陜鄂之政不一俱臻於理何也公曰陜土瘠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民剽土沃雜以夷俗非用威刑

莫能致理政貴知變葢為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没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為國常典敢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户參軍

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員外郎

父某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

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遣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贒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

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為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
書鄠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
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
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秘多考決在內必取
其長循為宰相公密補弘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互來
告公必取規議用為進退歲久當為其長者凡再公皆
逡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
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為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

物情茍為之必致敗撓况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死不敢當顧得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疾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説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為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為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究踈通蹊逕人情物理無不曲盡吏欲為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

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亹亹循環皆極
根本為重刑罰杖十五至於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
刑之後遍爾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為小未可者
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于常
貢者必為代之江西宣州連歲承災所貸萬計公善養
性情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四者閉覆渾然雖
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窺公之所向高下其事
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

懽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絶自宣城入為吏部侍郎二年考檄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顧用所長復治於外及薨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録未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生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閒汲汲牽率欲及於道温良恭儉明智忠信内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于達官凡所交友皆

當時名公奬美所長覆捄所不及三十年閒無有擕閒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飢寒兩求廉鎭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為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二鎭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戇滯闕事寮佐皆患之固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誡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鎭號為富饒凡十年閒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

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為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姪雖絶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為於京師開化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牽率滿之及在牀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以為非今之有指為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惟先世復以孱眛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

敎泣涕撰記以備遺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樊川集卷十一